

雪窦山 文化周刊

WENHUA ZHOUKAN

“重光”后畝村

□陈峰

周末的早上,接到朋友电话,邀我一起去大堰,说是惊喜。不错,大堰这几年真的是大变样了,颇有点丽江文艺小镇的味道。大堰的历史底蕴,大堰的自然风光,大堰的土特产,早已数次拥抱,它还能有什么惊喜呢?

快到大堰的时候,突然停车,朋友揭晓谜底:后畝村先后出了三位尚书,十四位进士,其中一门三进士。除却这些流光溢彩的历史背景,后畝村还有成排的古树群,还有古老的下沙潭,还有独具创意的缸瓦艺术,还有淳朴的乡风民风,还有好多好多……

车停在一家名为“杏缘驿栈”的民宿门口,青墙红灯笼,石头拱形门,一株毛竹般粗壮的紫藤花树弯弯曲曲沿石门而绕。迈入民宿,青石板首尾相接,参差的鹅卵石玲珑有致地镶嵌其中,石板之间留出的一道缝隙供小草自由呼吸,甬道两边种着青菜,沿墙居然还摆放着一把大摇椅,烟火气息与浪漫诗意在这里言笑晏晏,省级十大特色民宿基地落户在大堰真是恰到好处。

后畝村始建于宋仁宗年间,这样一算已有近千年的光阴停驻在这里。这近千年的光阴织成一

匹人文渊藪的锦缎,有乐善好施的父子董文昉和董皓,有抗金义士董之邵,有仁心仁术的董仲渊,有革命先烈董子兴,他们的故事在坊间流传不衰,成为后畝村民的学习教材。

正值金秋,天空落着毛毛细雨。走在巷子的鹅卵石上,细雨湿流光,偶尔冷不防地拐弯,眼前呈现一幅铁犁耕牛图,披着蓑衣的农夫吆喝着水牛,挥着鞭子正犁地,这是山区人民保留的农耕时代生产方式。走近一看,这人这牛这犁却是砖瓦缸罐所造,煞是逼真,这,真可谓匠心独具的艺术品。细问,砖瓦缸罐是村民提供的废旧品,是村民的手工作,再细问,是村里善雕刻精于红木家具的董位飞所为,董位飞还有两个兄弟都是这一行的能工巧匠。村里还有两处砖瓦缸罐的艺术品。行几步,一只硕大的南瓜撞入眼帘,瓜叶一瓣瓣都历历可数,真是一幅瓜藤绵绵图啊。朋友热情相告,南瓜是八稳的意思,与村东侧古树群下四条水渠合起来,称为“四平八稳”。第三处是一堵照壁墙,整堵墙由灰瓦搭建而成,瓦片片片像翻飞的翅膀,拼成一幅鹤鹿回春的图案。瓦片来自那些没有及时修缮而倒塌的老

房子,许多废旧瓦片散落庭院,丢之可惜,捡起来拼成一堵墙,真是佩服村民的奇思妙想,墙面古朴而典雅。

后畝就是一个古村的模样,老房子的雕花刻件都在,那条明朝兵部右侍郎宋谈手书的对联“唐宋元明科甲第,始高曾祖大夫家”及匾额“重光”都在。青石板踩踏有声,房前屋后点豆种瓜花草都是安居乐业的样子,结果的结果,开花的开花。祠堂前照例坐着闲话说玄宗的村民,石凳清光可鉴,凉意沁肌。

朋友告诉我,这几年,村容村貌发生了大变样,原来村里282户人家,有500多座简易厕所,差不多每家有两三座。夏天的时候,恶臭冲天。现在,村里拆掉筒厕,建起崭新的公厕,拆掉后多出的土地,连成片后改建成一个个小花坛,整个村变香了。还有一位81岁的徐老太,每天一早五六点钟,和村里的30来位老人一起,拿着扫把,义务打扫道路和河渠水潭的卫生,村民笑称她们是“阿婆清扫队”。

这些可爱又可敬的老人能文能武,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后畝村的一道风景线。后畝村曾经举办过一次村规民约的背书大会,全村老人积极参加,70%的老人能背诵村规民约。我脑海里立即闪现出一幅画面,那些没牙的老人,褶皱满脸,

笑靥如花,认真背诵着村规民约,这场景,想想也是动人的。

一潭一桥一庙是古村的格局,村口有亭翼然,一汪下沙潭,一座永芳桥和永芳庙,庙名由宋高宗所赐,为纪念南宋抗金义士董之邵。下沙潭是村里的风水潭,永芳桥把潭分成两半,原名荷花潭、鸳鸯潭。潭墩上有一排古树,苍劲的香樟,昂扬的水杉,硕茂的苦槠,秋风猎猎,树叶哗哗作响。古树是村庄的经脉,一瞥,千年的光阴挺立在那里。

我想起明朝兵部右侍郎宋谈手书匾额上“重光”两字,百度下,有多种意思,其一:比喻累世盛德,辉光相承。其二:再放光明;光复。我想,宋谈取的是其一的意思,而现在呢,该是重放光明的的时候了。

无论何时,人,才是最美最大的风景,因为人,风景才变得更加有内涵。世世代代的后畝子民在这片土地上,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用双手扮美后畝创造财富。如今,大堰着力建设“乡愁小镇和长三角乡镇旅游目的地”,打造一线六村二十个景点的“连山堰情”文明风景线,后畝的景点一门三进士、布袋启漂、后畝缸瓦、民约村治,是风景线上的四颗珍珠,将为“连山堰情”文明风景线添彩增姿。



水乡 强子/摄

在家乡,有很多叫梅的女子

□南慕容

如果你去我的家乡,你会遇到很多叫梅的女子

你注定会遇到倾世倾城的桃花
在蜜桃成熟时,你会遇到一生的爱恋

但你首先遇到的是梅,贵疏不贵繁
贵合不贵开的梅

在风中抿着嘴唇,在水湄里绞着手帕的梅
你不可以喊她们的名字

你一喊,她们就不知躲进那条不知名的幽壑
瀑布般的眼泪悬挂了很久

你要怀着素琴的心事,替她们守住铜瓶的秘密

你要走上那条断桥,犹豫着该不该跨过她们的幽独

你要走出辉煌的庙堂,只带去东家种树书
你要守着梅花瓣的灯花,在琴谱里合衣到天明

如果你来得够早,你会追得上骑鹤飞走的诗人

那也不过是一千年前的事

你来晚了也没关系,一千年后她们依旧会来到季节的粉墙

依依恹恹着该不该解开那个连环

依旧会有人在梅萼上题字,把额头当做笺格,以她们的芳名

命名一种妆容。最后飞进历史的画壁

如果你去过我的家乡,如果你刚好赶上那场雪

你要在雪中烙印,以抵挡白石道人的歌唱

如果没有雪,你要撑过那片月光
挂剑一样,把笛声挂在她们经过的地方

你要在一只小舟上解下传家的玉佩,你要把千重浪
吹进暗香,酿作离别的酒

在我的家乡,有很多叫梅的女孩子
有的嫁给了春风,有的委身于污泥,有的飘摇过海

她们不知道你来过。如果你去过我的家乡
你要在长调中载下她们的疏影

她们就躺在你的伤口里,只是你不知道
今夜的月光为何分外皎洁,雪却无声

稻桶

□沈荣泉

稻桶是一种用来脱粒的传统农具,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稻谷脱粒普遍都是使用稻桶,后来由于打稻机的出现,稻桶才逐渐被淘汰了。

稻桶用木板制成,以竹榫拼接,上宽下窄,有底无盖。呈倒梯形。底下装有两头微微上翘的木档,俗称“拖泥”,为的是在拉动笨重的稻桶时减少稻桶和稻田的摩擦力。稻桶口上端的左右两角伸出两个拉手,供打稻人移动稻桶时用力。与稻桶配套的是遮拦和稻床,这个“遮拦”奉化人也叫“遮阳”,是用竹篾编制而成,它将稻桶上口的三面遮拦住,就像固定在稻桶内的围屏,其目的是不让打下来的谷粒飞到稻桶外面,同时为打稻的人遮挡强烈的阳光,因此奉化人称其为“遮阳”也不无道理。稻床形如中国乐器“扬琴”,上大下小,扬琴上一根一根是琴弦,而稻床是一个嵌有多条弓形竹片呈梯形的架子,四边的框是硬木,中间是一条条竹片,竹片与竹片之间的间隔距离大概为一寸左右,稻床扣在稻桶正面的内侧,稻把就是靠甩打在稻床上进行脱粒的。

由于稻桶体积较大,显得笨重,要搬运也不易。农民就把稻桶倒扣过来,往桶内斜撑一条扁担或柁柱,这样稻桶就稳稳当当地落在人的肩上了。人被罩在桶里,只看到自己的一双脚像一个个圆规,在纤陌纵横中交替行走,远远看去就像一只硕大的蘑菇在移动。

到了田头把稻桶安放停当,里面放上稻床。打稻时两个壮汉分站两边,一人手执一个稻把,高高扬起,用力甩打在稻床上,“嘭”的一声,金黄的稻谷“刷拉拉”地落下来,那声音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美妙。饱满的谷子纷纷脱落、飞溅而下,回弹

在脆硬的桶壁上,最终乖乖地躺在桶底,等待着另一些谷子将其覆盖。

过去每到了水稻收割时节,生产队就以稻桶为单位将人员分成若干个“稻桶组”。一只稻桶一个组,男女老少搭配好,一般是三个青壮劳力用来打稻或挑谷担,一个年长一点扎稻草,另外总有四五个小伙子或年轻的妇女,在前面割稻。一个“稻桶组”一般就这么八九个人,人员紧张时可能还会少个把。

稻桶组里人员分工是明确的,丁是丁,卯是卯,各守其责,不能怠慢。打稻的人稻打得很快,打到要催割稻的人快点的时候会有一个劲儿地喊,“快点!快点!要打屁股了。”割稻的人会被逼得连直一直腰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有时候打稻的人直接从割稻人手中索取稻把,逼得割稻的人忙得不可开交。

别看打稻就这样简单地摔打,这里也有技术。初次打稻的人往往直上直下,这样夹在稻草里的谷粒容易飞走到稻桶外,撒落到田里就是浪费粮食,稍有经验的人会在稻把打在稻床上后又将要举起时的一刹那,抖一抖稻把,这样谷粒就抖在了稻桶里。两个人你一下我一下“扑哒,扑哒”地打稻,打得有板有眼,很是合调。

孩提时代的我,在暑期的“双抢”时,常去田头给父亲送点心,看到父亲站在稻桶口,两手紧握稻把,举得高高地用力打稻的一幕情景,觉得煞是好玩。趁着大人们吃点心休息的当儿,便会试着模仿打稻,手执一把稻子,高高扬起,然后学着大人的样子,牙齿一咬,发一声喊:嗨!把稻穗直惯下来,掇在稻床上、嘭,叮叮叮叮……看着自己也能将谷粒打落在稻桶里,高兴得大叫起来。

稻桶见证了过去种植粮食的艰辛,成千上万公斤的稻谷就是这样靠农民一甩一甩给脱下来的,那劳动强度之大不言而喻。真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松阳的古村落

□纪红深

松阳,自前些年突然爆红,已成了炙手可热的民宿聚集地,并已有许多有识人士在预言:松阳将是“下一个莫干山”。

至于能不能成为我不作评判,还是让时间去证明吧。然而松阳这个相对闭塞的小县城,其巨大的人文优势的确吸引着诸如我这一类游人的“热恋”。在松阳县401个村寨中,有50个村已进入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是全国传统村落保护最多的示范县之一,现浙江省共有225个“中国传统村落”,而松阳就独占五分之一还多,也真够是牛逼!

这里的古村落,其原生态的乡村风貌正吸引着大批摄影爱好者、美术家、艺术院校学生来村里采风、创作,游客也渐渐增多,冷落的老村一时热闹起来。对于喜欢寻访古村他们来说,这里着实成了一片“神游”圣地。

望松乡乌井村,这个松阳县城2公里外颇不起眼的小村镇,却因为一座宅院而变得不同。其黄家大院,就是以其浙南传统民居的典范而走红,并被誉为“木雕艺术的殿堂”。

一进村就能看到一组高低错落的马头墙翘首耸立,气宇轩昂,这就是堪称一绝的木雕艺术殿堂——松阳黄家大院。顺着向导所指的方向走,打造一线六村二十个景点的“连山堰情”文明风景线,后畝的景点一门三进士、布袋启漂、后畝缸瓦、民约村治,是风景线上的四颗珍珠,将为“连山堰情”文明风景线添彩增姿。

一进村就能看到一组高低错落的马头墙翘首耸立,气宇轩昂,这就是堪称一绝的木雕艺术殿堂——松阳黄家大院。顺着向导所指的方向走,打造一线六村二十个景点的“连山堰情”文明风景线,后畝的景点一门三进士、布袋启漂、后畝缸瓦、民约村治,是风景线上的四颗珍珠,将为“连山堰情”文明风景线添彩增姿。

一进村就能看到一组高低错落的马头墙翘首耸立,气宇轩昂,这就是堪称一绝的木雕艺术殿堂——松阳黄家大院。顺着向导所指的方向走,打造一线六村二十个景点的“连山堰情”文明风景线,后畝的景点一门三进士、布袋启漂、后畝缸瓦、民约村治,是风景线上的四颗珍珠,将为“连山堰情”文明风景线添彩增姿。

落叶之美

□裘七曜

我比较喜欢落叶的季节,因为叶落的时候,注定将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在城里,满城尽带黄金叶;在乡下,稻穗熟了,果实黄了,人们的脸上泛起了喜悦的笑容;在树下,你等的那个人也快来了……

小时候,放学后,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去屋后的山谷拾掇落叶和柴壳蛋蛋,每人挑着和自个儿差不多高的箩筐。在一片喧哗声中晃荡着奋勇冲向一个个陡坡,然后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被密林挡着的谷地。

那是一个狭长的谷地,中间有一条清澈明亮的小溪不知从哪里奔涌而出,然后在树林间来回穿荡,像是在你的十个指头缠绕着一条白色的带子,接着又不知所踪……

我们放下了“担子”,席地小憩,头顶上的云雀觉得谁侵扰了它的安宁,此刻正在大声抗议,地上均是厚厚的落叶和散落的松果,偶尔,窜出来几只“胆大包天”的松鼠,机灵灵的看几眼,轻悠悠地悠然离去……

与其说在帮父母分担柴禾的义务,倒不如说在寻找一种那时特有的快乐。

此刻,有人已在铺满落叶的地上打滚,有人已在涧水边烧起每一片拾来的落叶和每一根枯枝,在歌声里,那些煨红薯和土豆的焦香也随之弥漫……有人在涧水里发现了溪坑头鱼:那是一种银白色的小鱼,身子狭长,烤熟后味道特别香美。也不管温不湿鞋,忘情地用手掌入水去捂热,甚至急中生智用箩筐作网兜,期收渔翁之利……

每当这时候,每当夕阳快躲过谷峰的时候,每当我还沉迷于这种快乐时,从那迂回曲折的山道上传来两个樵夫的声音。

他俩是堂兄弟,年龄估计在

的黄家大院总面积6460平方米,大院承载着黄家子孙世世代代的经邦济世之梦,展现着黄氏家族天人合一的智慧与刚强。

翻开鲁晓敏的《被遗忘的江南秘境》,详实地记载着他曾走访调查了松阳三百多个自然村落:这里有中原移民,成为中原文化在江南的遗存;这里有福建移民,有说客家话的松阳人;这里有畲族村落,有神秘的畲乡民俗……浙闽徽三派建筑在这里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建筑风貌。那粗犷的黄泥墙村落,那细腻的粉墙黛瓦建筑,那黑漆漆的蛮石古寨,那幽雅别致的吊脚楼……百余座传统村落星星点灯一般散布松阴溪两岸,这些村落大都经过精心规划,保留着神秘的风水布局。山下阳是风水古村落的典范,如果是首次去山下阳村,你很可能会迷失方向:数不清的“丁”字路,据说这样意味着“人丁兴旺”;进村之后,一条巷弄就有一个转折,往往连着一座老宅的后门,走过几个转角,又见一条通道……

近两年来,我先后走访了樟溪黄田、杨家堂古民居、岭上村、石仓、横樟村和山下阳村等传统古村落,这些古村落大多散落於松阴溪两岸,依旧保留着神秘的风水布局。

边走边看,听到了许多传统村落文化的故事。诸如以五阳山为靠背“玄武”,天马山为侧卧“白虎”、开凿水渠形成“青龙”、村口月池呼应“朱雀”以镇火;山下阳村“丁”字路口暗含“人丁兴旺”的用意;而地坛周围三座老宅匾额分别对应南、东、西三方星辰;村中轴线上宗祠、月池、地坛、香火堂和小宗祠的排列更是隐合风水、呼应天地等等,游走在这些古朴幽村深藏的传统文之间,内涵真是太丰富深厚了,幢幢老屋,不但把乡愁留住了,亦像“磁铁”一样,“勾”住了我的“魂”。对于我来说,仿佛就是一名不够格的学生在这里补习或实习。

60-70岁之间。哥哥身材瘦小,但皮肤白皙;弟弟身材高大挺直,但皮肤黝黑,像是被硝烟熏的,而且没耳朵。但他俩都有和善的笑容。

我们玩耍的那块大坪,也是他俩最后一次歇脚点,因为出了谷地,就能看到家家户户的炊烟在袅袅升起。我看到他俩把柴担用“丫”字形的柁柱稍稍斜倚在几棵树上,抹一把汗,然后去涧边掬一口泉水,接着瘫坐在地上,抽起旱烟来。

我认识他哥俩,他们也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只是那时候的我比较害羞,我总是冲他俩笑笑,然后默不作声,悄无声息地和他们围坐一起了,于静谧的林间聆听岁月的风铃,于时光深处寻觅他们当年的踪影……

从他俩的絮叨中,知道了他俩打过日本人——抗日老兵。哥哥是普通士兵,大腿上有几个掌心大小的疤痕,那是在一次迫在眉睫的伏击战中,鬼子已经近了,他和战友们正将子弹出膛时,鬼子投了毒气弹,他和战友们都熏晕了,鬼子的刺刀一个接一个刺过来……他命大,鬼子以为他死了,只在大腿上刺几刀。弟弟是重机枪手,在一次战役中,脸打得就像一件补丁打补丁的旧衣服,惨不忍睹,只是,耳朵已是没法补了……

他们的语言平淡如水,他们的眼睛有噙着的泪水,那是追忆往昔后的潸然泪落……我们静静地倾听着,边上有落叶悄落轻吻着谷地,那是一片深情的土地,那些落叶终将和它融为一体。那个黄昏的落叶真美,美得至今还在惦记……我想低低地唱一首歌,为那曾经数不胜数的落叶。在火光里,我将沉郁高扬……